

羅莎·盧森堡 (1871-1919)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製作

共用專用 嚴禁售賣



2012

季耶、sovietlijie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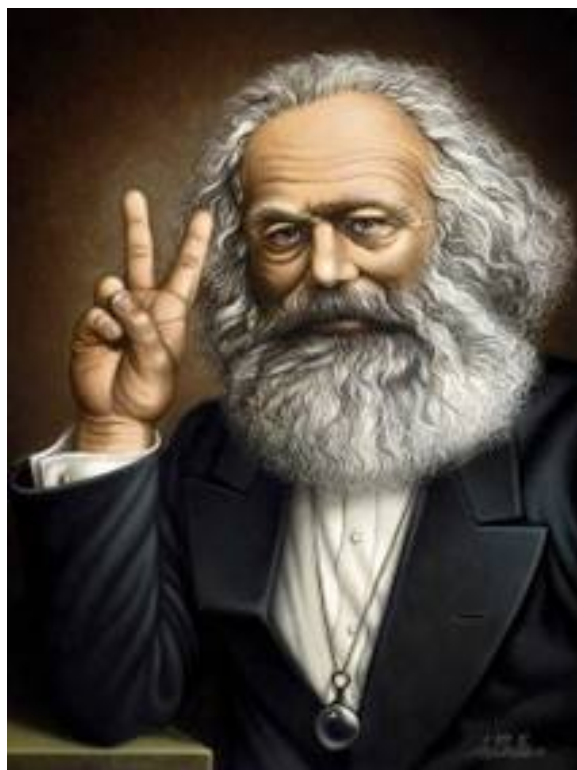
來源：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盧森堡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的 的中心人物之一



在為自由、正義和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中，那些自稱採用了卡爾·馬克思的思想的人，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盧森堡出生在一個殷實富足、教養頗高，並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家庭。隨著長大成人，原有的人道觀念和階級壓迫、衝突的現實，使她形成了批判思維和行動精神。



伴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擴大的工人階級隊伍變得愈加團結、愈加富有戰鬥性。這便使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馬克思的思想影響了群眾性的工人運動和大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

戰鬥性



團結



還是十幾歲的時候，盧森堡
便作為激進學生參與了祖國波蘭的社會主義運動。



她既是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又是熱忱的行動派，並且完全忠誠於工人階級事業。

就像在當今世界許多地方一樣，承擔下自己注定將扮演的角色，這對一名女性來說，是不尋常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曾將數百萬人吸引到社會主義事業中來，他們的勝利被許多人視作表明了歷史「必然的進步」。許多年來，它被視為馬克思引導下的社會主義黨的典範——而在許多地方也興起了其他工人黨和社會民主黨。



表面上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無疑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正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愈來愈傾向於向黨內官僚主義和非革命的力量作出影響深遠的妥協。

奧古斯特·倍倍爾——「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老前輩」



卡爾·考茨基——「馬克思主義的教皇」



盧森堡決定轉到德國，加入成員眾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協力在這個工業資本主義的中心建構工人運動、發展馬克思主義。倍倍爾對她讚賞有加，但也對這具革命火把的光芒感到不安。

她很快便證明自己能夠擔當革命領袖。



後來，盧森堡跟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爭取婦女權益的領袖——克拉拉·蔡特金的關係變得異常親密。

盧森堡支持蔡特金的工作，但拒絕把自己的心力全部放在「婦女問題」上。

當時運動中那些富有爭議的更加核心的問題，是她的理論和行動的焦點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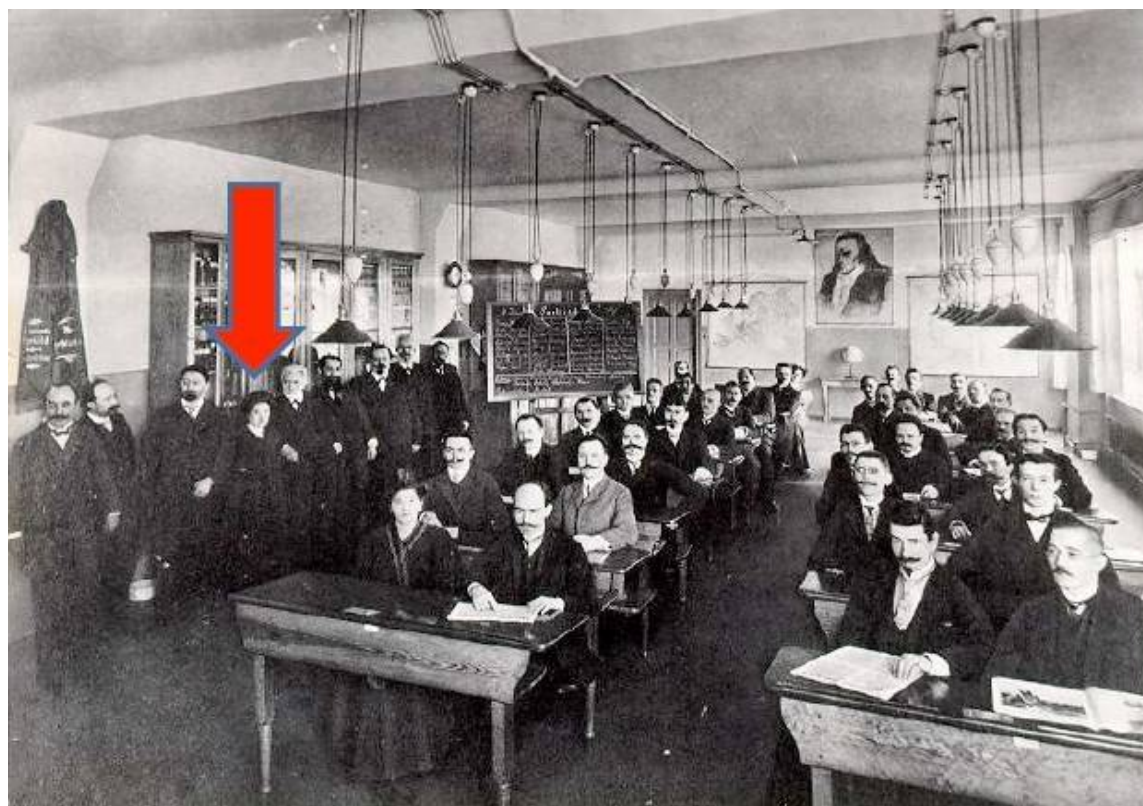


總之，她是一名革命活動分子，
並且不只一次地被投入監牢。



獄中的罗莎·卢森堡

許多年來，她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為工人和積極分子開設的學校裡任教，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優秀教師。



她定期為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核心期刊《新時代》（Die Neue Zeit）在內的德國社會主義刊物撰稿，並作為核心成員之一定期參加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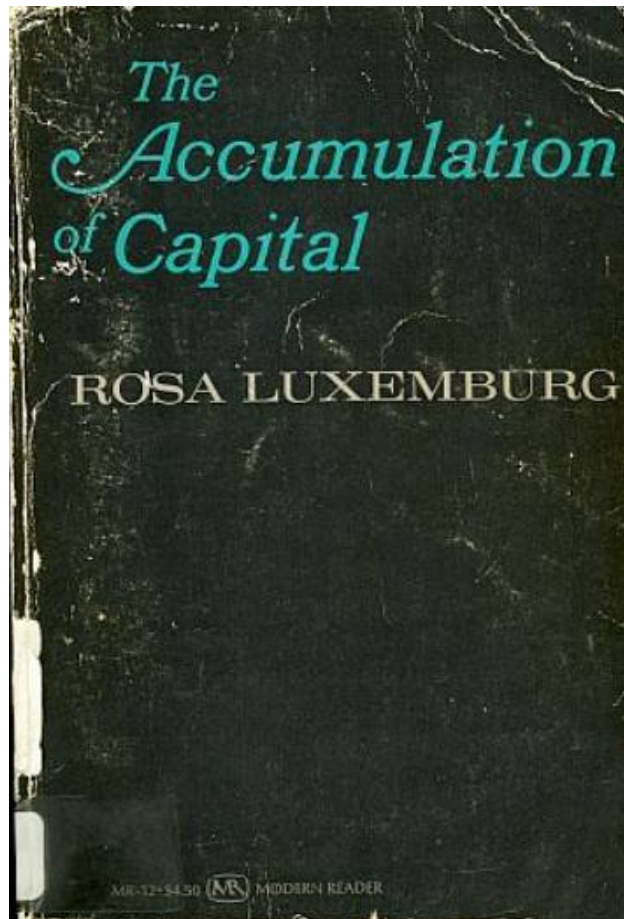
由考茨基主編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期刊《新時代》。



1904 年參加社會主義國際代表大會的羅莎·盧森堡。站在她前面的是片山潛（日本）、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俄國）。站在她後面的是維克多·阿德勒（奧地利）和卡爾·考茨基（右）。



她是一位富有創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運行動力的研究方面均做了開創性的貢獻。



她還是一位重要的演說家，
穿梭德國各處向工人階級演講。



盧森堡也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最為傑出有力的雄辯家之一，她在理論、戰略以及策略問題上的論辯既巧妙又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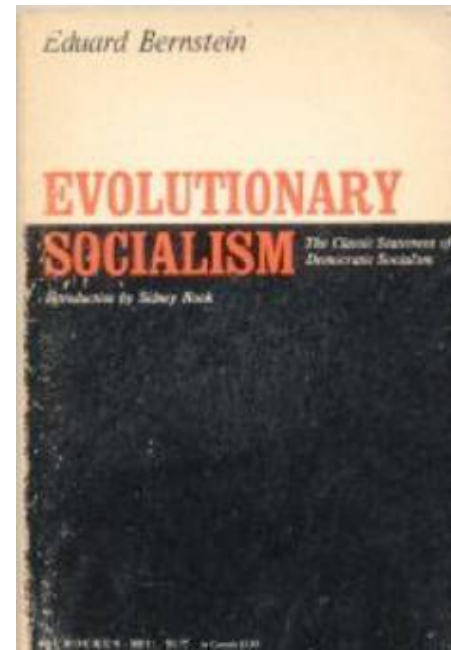


社會民主黨變得愈益成功、強大，這就使得一些黨員全然只關心黨在選舉中的收穫、工會的成績和溫和的改良——忘記了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反正資本主義在遙遠的未來「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取代）。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應該得到修正。



他覺得能夠通過漸進改良來消除資本主義的罪惡。



出於對黨的忠誠，盧森堡一方面對改良派、另一方面也對自稱為「正統派」的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僅僅滿足於「正統的」教條是不夠的。

馬克思主義必須作為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繼續發展——以助於豐富知識、加強批判意識。



盧森堡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並為工人運動新發展作準備。

- 著力於溫和改良並期待未來「必然的」革命，這並不足夠。
- 改良必需與革命的戰略相配合。
- 在工人運動中，民主和群眾性行動必須戰勝官僚主義和保守傾向。



群眾行動

（盧森堡也曾以**群眾罷工**問題涉及於此）是指由資本主義運行而不時導致的被壓迫者的憤怒的大爆發。



盧森堡在革命起義和群眾鬥爭的意義上發展了這一概念，她也參加了1905和1906年席捲東歐的革命起義與群眾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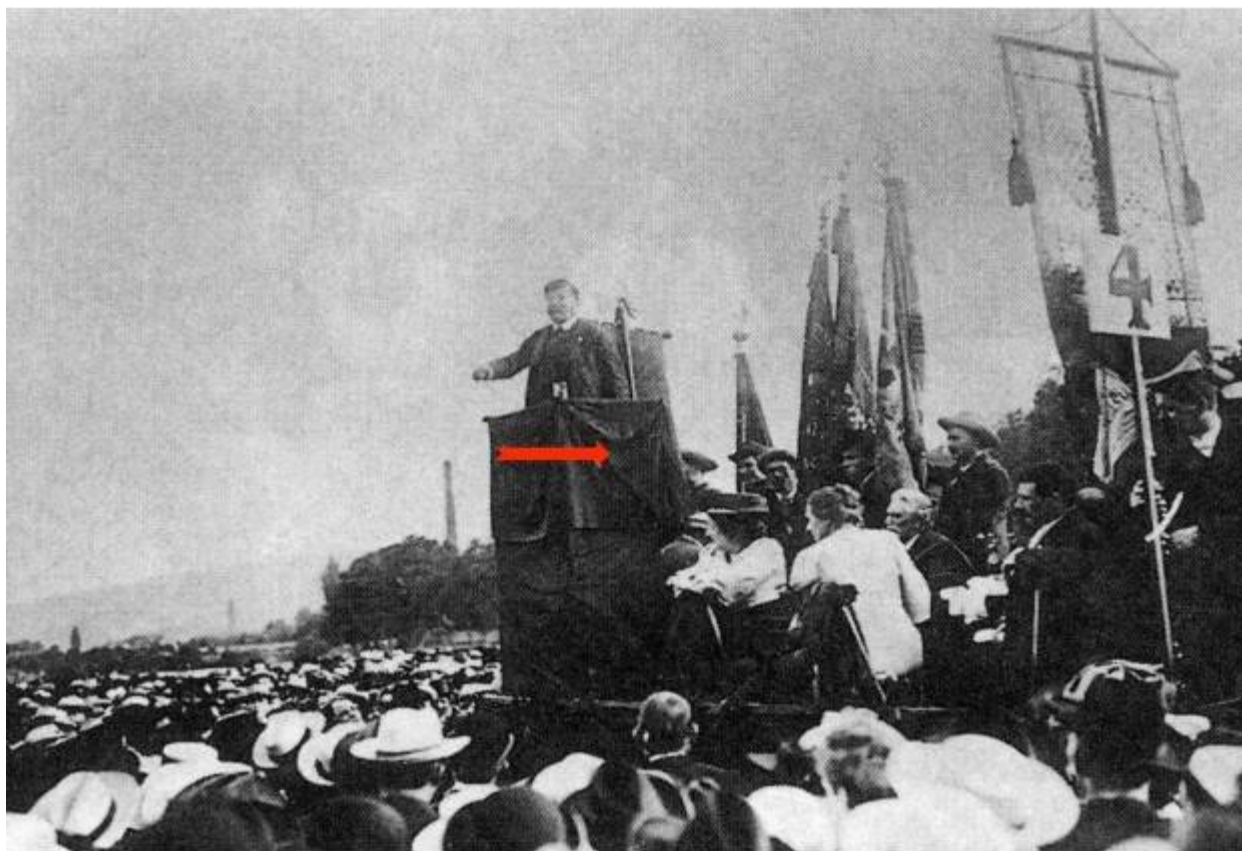
「政治罷工與經濟罷工，群眾罷工與局部罷工，示威性罷工與鬥爭性罷工，各個行業與各個城市的總罷工，和平的工資鬥爭與巷戰、街壘戰——所有這些形式的罷工是互相混雜地、互相並列地、互相交叉地進行的，它們象漲滿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這是由許多現象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遠都在運動著，變化著。」——《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



盧森堡認為，伴隨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群眾能量和起義反抗要能夠互相推動，這便會有助於形成和提高意識，提供資源和組織，並且在鬥爭中形成焦點和領導層。



她指出，社會主義運動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最明確、階級覺悟最高的先鋒隊」，「不能聽天由命地悠然等著『革命形勢』的出現。」而是「永遠都應走在事物發展的前面，並且努力去加速這種發展。」——《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



盧森堡認為，替代資本主義的 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野蠻狀態。

社會主義不會是
「必然進步」的結果。

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積極推動，資本主義就不會被替代。

她曾預言：

- 資本家不會允許民主逐漸，
導向社會主義
- 工人所取得的改良將會被蠶食，並且
- 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將導致可怕的世界大戰。



就像盧森堡所預言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爆發了—— 它被許多社會主義者們稱為「帝國主義屠殺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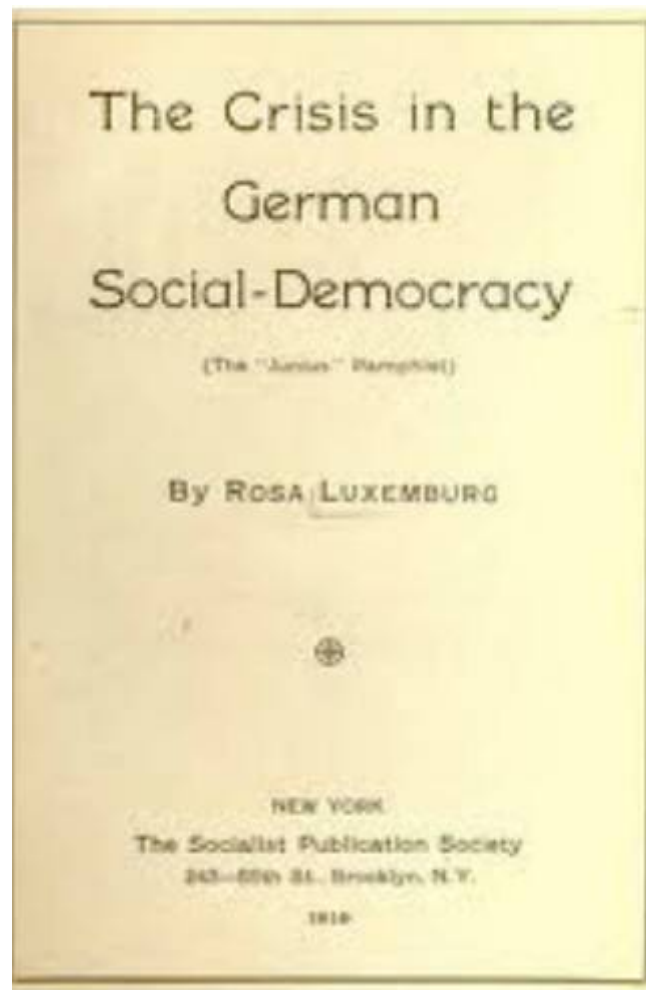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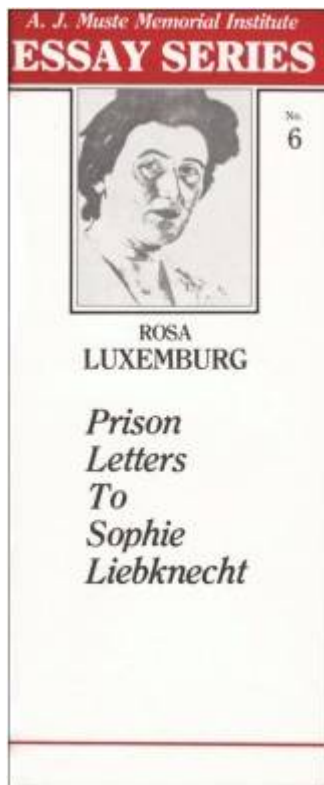


德國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像弗里德里希·亞伯特（倍倍爾在1913年去世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和菲力浦·謝德曼，熱烈支持德國的戰爭事業，並且堅持他們黨要表現出類似的「愛國主義」。



由於反對戰爭，盧森堡被捕入獄——但她仍然堅持反戰立場，並且通過和監獄外的革命同志的聯繫而變得愈加堅定，她還以不妥協的分析來闡明自己的反戰立場。

這本收錄有盧森堡獄中通信的小冊子的封面上是她的自畫像。



通過考察「全面戰爭」，盧森堡提出：「另一場類似的大戰，和社會主義的願景將被埋葬於帝國主義野蠻狀態之下。」她指出在傷亡者當中，「十分之九……來自於城市和農村的工人階級。」——《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八》（即《尤尼烏斯小冊子》）



「這是對歐洲無產階級的大規模破壞。數百萬生命被摧殘。數百萬人成為無望的殘疾。」
——《社會民主黨的危機.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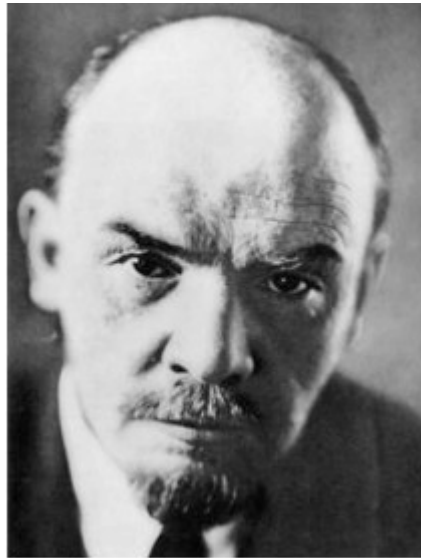
「死亡的大鐮刀日復一日地割倒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希望。他們是國際社會主義中最優秀、最富才智，且最有教養的人……現代勞工運動……英國、比利時、德國和俄國的工人階級被窒息、被屠戮。」——《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八》



然而，戰爭的恐怖催生了
群眾的憤怒與激進化。

在俄國——它遭受著君主專制和新的世界
大戰災難的雙重苦痛——反叛的力量將改
變世界歷史。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已經在俄國進行了大量富有創造性的工作，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以推動工人階級的事業、締造**激進民主**，工人政權和社會主義。他對建設**革命組織**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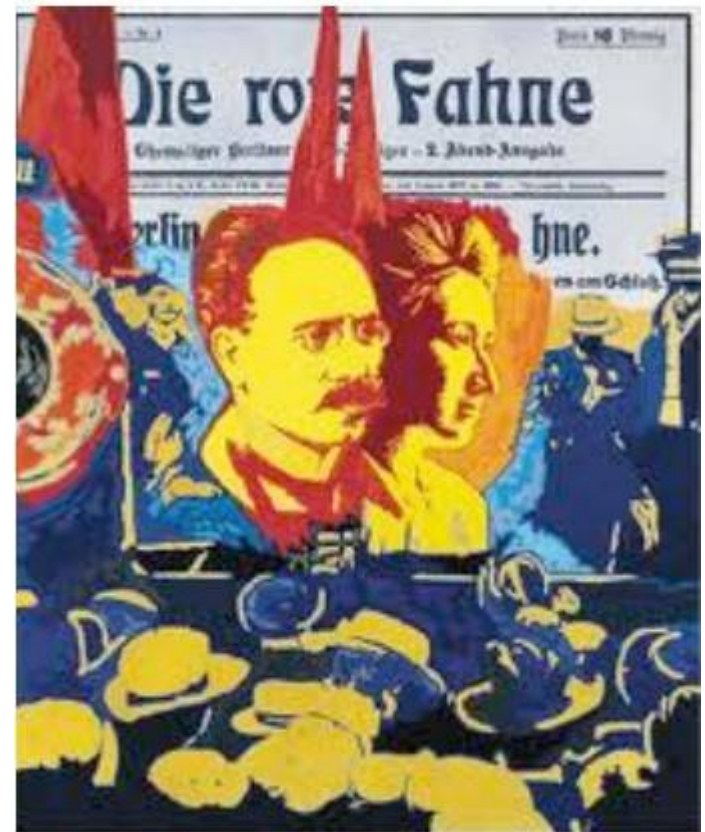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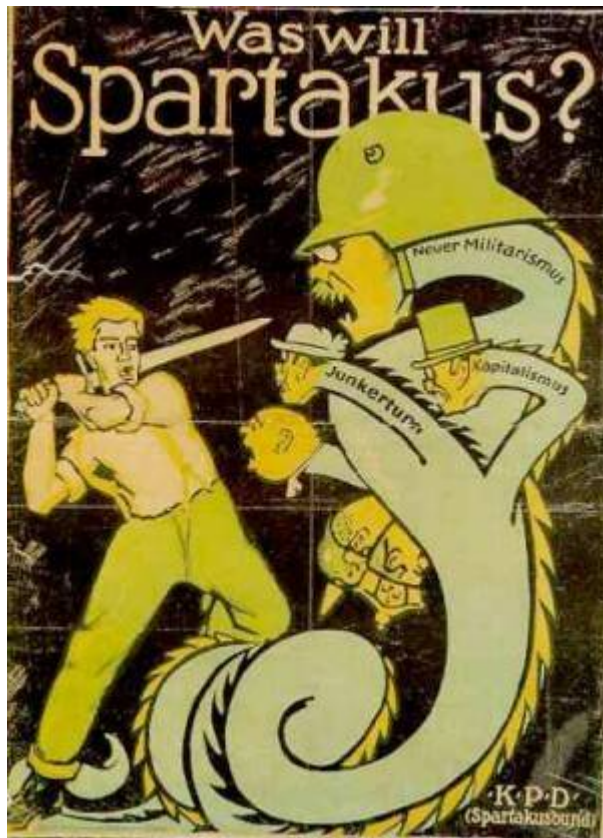


革命國際主義

追隨列寧的俄國共產主義者們堅信，如果沒有出現掃清君主和資本家統治的世界革命高潮，他們便不會取得勝利。



由於組織斯巴達克聯盟（以古羅馬時代偉大的奴隸起義領袖命名）進行反戰活動，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被開除出德國社會民主黨。這一聯盟後來演變為德國共產黨。



隨著德國的戰爭事業在1918年崩潰，德國的君主制——德皇的政權——在一次革命起義中被推翻了。



德國工人階級越來越接近 奪取政權

卡爾·李卜克內西
對工人階級群眾講演



柏林的革命群眾舉行集
會要求社會主義



德國上層階級急忙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溫和領導人們達成協定——宣佈成立新的共和國。



弗里德里希·亞伯特
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
將領導德意志共和
國。

作為回報，德國資本
主義將不會被社會主
義替代：新政權將致
力於保存資本主義—
—當然，會伴隨著有
限的社會改革。



盧森堡和其他革命者都認為亞伯特的妥協行徑是向德國工人革命的背後捅了一刀。斯巴達克聯盟於是發起戰鬥，以贏回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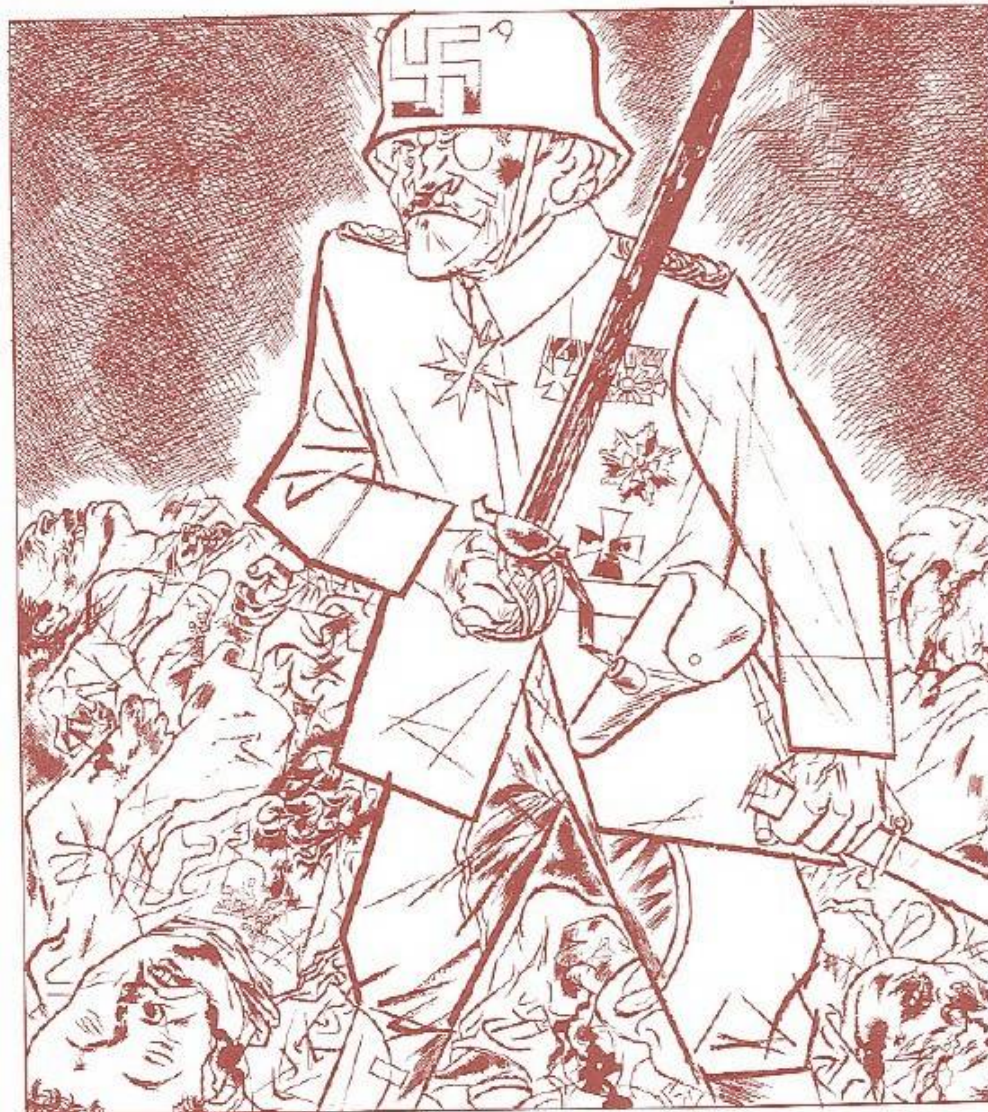
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竭盡全力地投入
為在德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

在盧森堡看來，她為之奮鬥的未來社會是必須由個人所組成的群眾來實現的活生生的現實。她認為「社會主義決不可能通過命令來建立——社會主義必需由群眾、由每一位工人來創造。」《我們的綱領和政治地位》



但是俄國以外的
革命高潮都被擊敗
了。

在德國，右翼和軍
國主義分子
（其中許多人後來
成為希特勒的納粹
運動的基幹）用殘
酷的暴行協力粉碎
革命的群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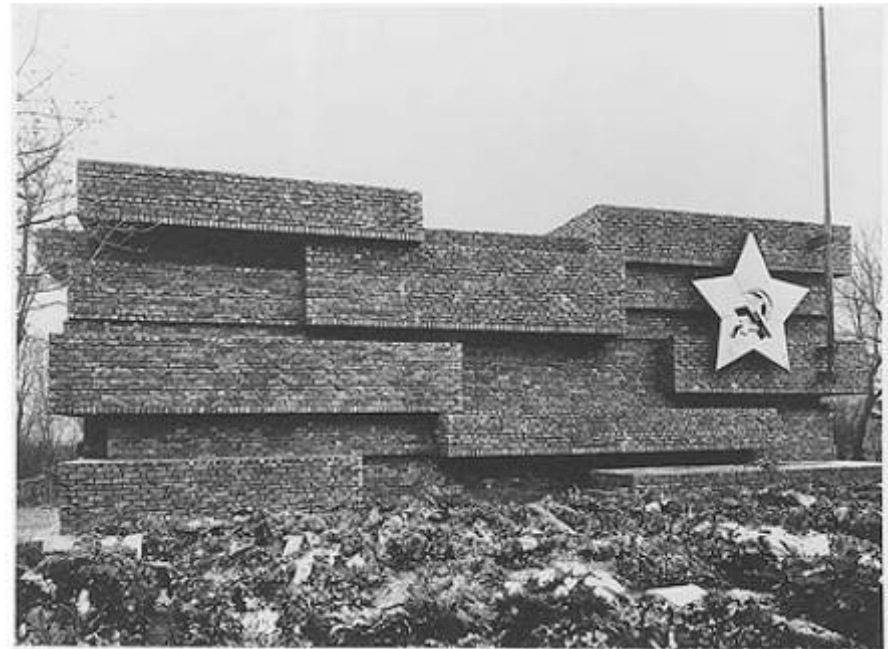
準軍事武裝自由軍團 (*Freikorps*) 逮捕並 殺害了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

偉大的德國藝術家柯勒惠支 (Köthe Kollwitz) 創作了一幅版畫《悼念李卜克內西》。

當盧森堡的遺體最終被人從蘭德威爾運河打撈上來時，畫家奧托·迪克斯 (Otto Dix) 以表現主義畫作《來自地獄的殉難者》致以哀悼。



他們那些來自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的同志們，和其他人一道集會，向烈士致敬。兩人的紀念碑由著名建築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設計，可是七年後被納粹分子搗毀了。





如果盧森堡得以倖存的話，
她將能夠給予德國的革命工人
爭取勝利所需的領導。



德國工人階級如果取得勝利，就可以防止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黨的興起。毫無疑問，盧森堡之死助長了她所警告過的野蠻狀態的降臨。



如果在德國，工人革命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取得勝利，那麼便可以避免一些二十世紀最慘
烈的災難的發生。



雖然支持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革命，但在去世前，羅莎·盧森堡曾質疑過他們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將作為面對巨大災難而採取的應急措施的專制手段歸為革命美德。



Rosa Luxemburg

「社會主義民主制並不.....作為現成的耶誕節禮物送給曾在這一期間忠實支持了一小撮社會主義獨裁者的恭順的人民。」——《論俄國革命·四》

對盧森堡而言，真正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意味著充分自由的人民的統治。

「社會主義民主制是與
廢除階級統治和建設社
會主義同時開始的。它
在社會主義政黨奪取政
權的那一時刻開始了。
它無非是無產階級專
政。」

——《論俄國革命。
四》



她警告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論俄國革命．四》

「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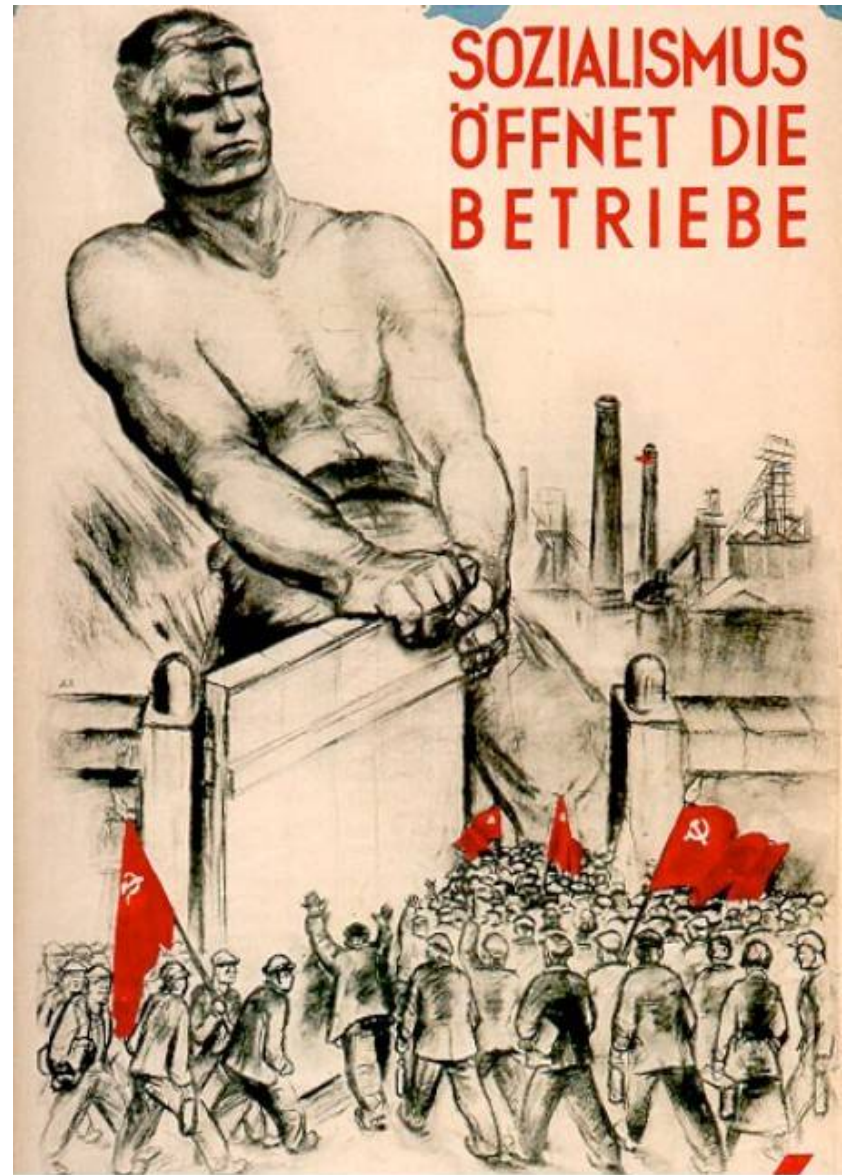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盧森堡堅稱，「一個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在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寧、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論俄國革命．二》

並且，「同樣不容懷疑的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他們的荊棘叢生、陷阱遍地的道路上，僅僅是在內心十分疑惑並且思想上非常勉強的情況下採取許多決定性步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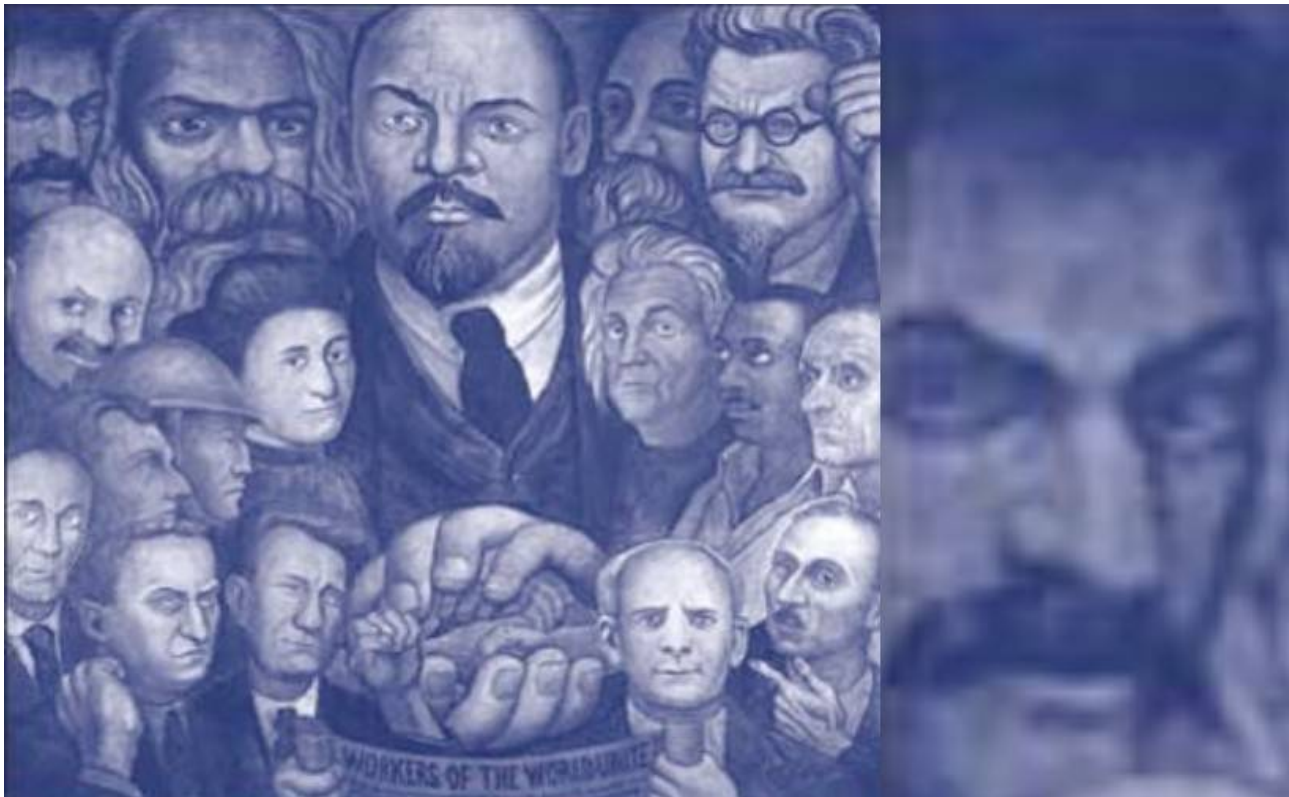


她強調指出：「俄國革命的命運是完全取決於國際（事件）的。布爾什維克在確定自己的政策時完全著眼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這正是他們的政治遠見、他們的原則堅定性、他們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輝證明。」——《論俄國革命．一》

按照盧森堡的觀點，德國工人的勝利可以減輕阻遏俄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的壓力。



俄國革命的孤立，加上1920年代初列寧的病危，使斯大林領導下的官僚專制得以興起。為實現俄國的現代化，斯大林運用極端的暴力來鎮壓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甚至連共產黨人也不例外。這一切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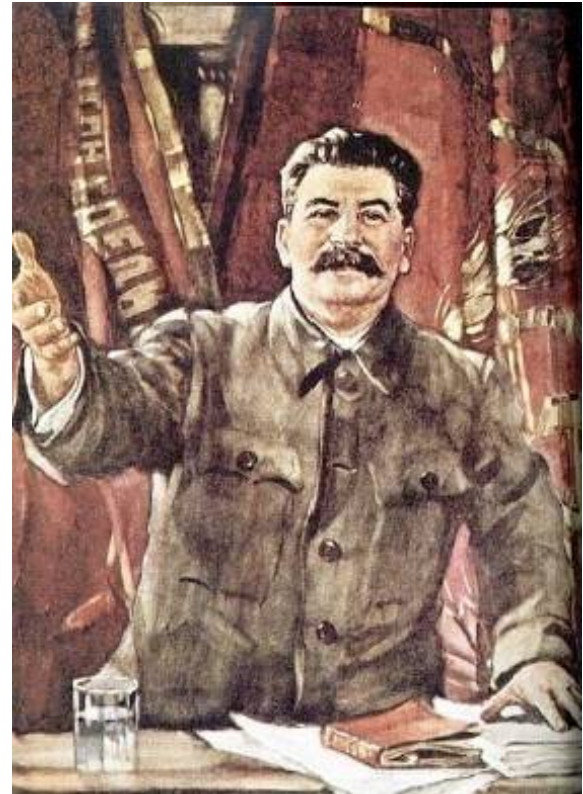


有一些版本的「馬克思主義」 是水火不容的。

羅莎．盧森堡——
熱忱支持人類自由
和社會主義民主。



約瑟夫．斯大林——
官僚專制和殺氣騰騰
的粗暴領袖。



斯大林堅持，盧森堡絕不是他那類型的 馬克思主義者。

斯大林在1931年一篇文章《關於布爾什維克歷史的一些問題》中，批評盧森堡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協力領導的左翼是「軟弱無力的小組織，沒有組織形態，意識形態裝備不良。」

斯大林判定盧森堡被「證明太不成熟，不能遵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腳步。」





羅莎·盧森堡的方向與斯大林的當然不相容——她代表社會主義民主的反對獨裁，並且始終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她所代表的事物比二十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要革命得多。



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主義國際（或稱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便告瓦解，戰後得以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受蹂躪，並在其後再次重建。它那些溫和的社會黨和工黨與馬克思的理念拉扯糾結——最終接納以愛德華·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改良主義。



1 *First Congress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in Frankfurt, July 1951*

二戰後，社會民主主義突飛猛進——他們聲稱能提供介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其表現形式便是福利國家。

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冷戰對峙見證了社民黨們與「西方陣營」站在一邊，共同反對共產主義。



SOCIALISTS sparked Berlin's fight against the Kremlin during the crisis. The banner reads, "Where there is fear, there is no freedom; without freedom, no socialism."

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領導的英國工黨在1945年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人們滿心以為終於迎來了社會主義（卻終究未能實現）。



多年來，溫和的社會黨、社民黨和工黨在許多國家都曾贏得過選舉。儘管他們的一些領袖具有很強的馬克思主義背景比如安奈林．比萬（Aneurin Bevan）和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但這些政黨從未認真挑戰過資本主義——他們遵循最先由愛德華．伯恩施坦所宣導的改良主義漸進策略。

揮舞著一頂帽子的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ill），有段時期受到圖中揮手的安奈林．比萬從左翼發起的挑戰。

1980年代西德、瑞典和奧地利的社民黨領導人勃蘭特、奧洛夫．帕爾梅（Olaf Palme）以及布魯諾．克賴斯基（Bruno Kreisky）。



標榜為所有人提供「社會安全網」的福利國家已普遍被保守派打上了「社會主義」的標籤，並且被指責是在劫富濟貧。



這種普遍的誤解和真正的社會主義 毫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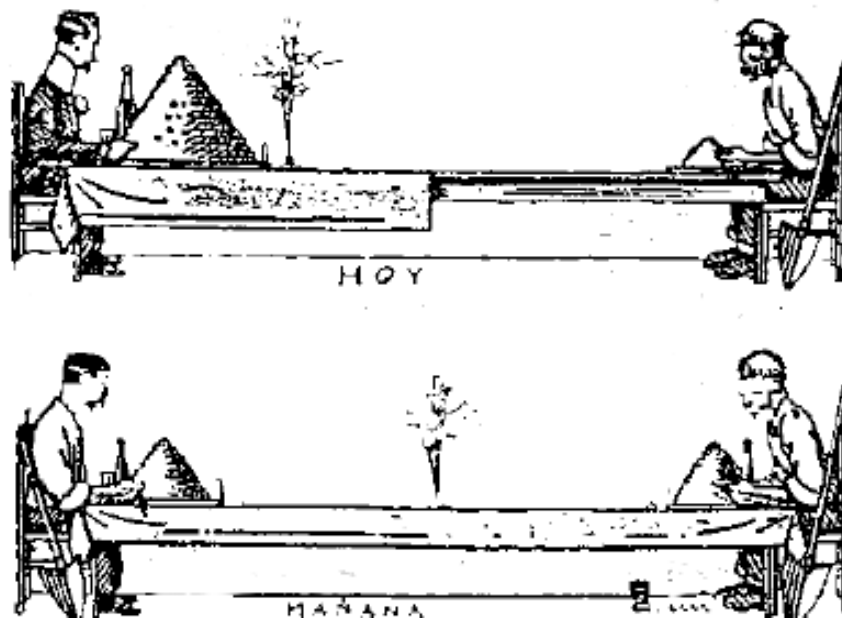
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那樣，伯恩斯坦為社民主義開出的改良主義遠景——體現為福利國家——總歸是資本主義的改良，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經濟民主。

她指出，全球資本主義是如此不穩定，以至於這般甜蜜的改良成果也難以持續。



就像下面這幅**1970**年代初智利卡通所描繪的那樣，真正的社會主義指涉的是對經濟權力和福祉的徹底再分配。

Hoy(今天)是資本主義, *mañana*(明天)才是社會主義。



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得到軍方支援的智利的上層階級，在**1973**年**9**月**11**日推翻了民選的馬克思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殺害數千阿連德的支持者，把成千上萬人關進監獄，並在智利實行了十七年的殘酷的右翼獨裁統治。

(美國政府完全支持政變和獨裁——並且協力推動實現它們。)

二十一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已然表明自己比以前更加地不「激進」，時常為了挽救資本主義而協助推行侵害工人利益的政策。

希臘總理兼社會黨國際主席帕潘德里歐（中）與保守的歐洲領導人商討如何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



希臘工人、學生和其他示威者上街抗議毀滅他們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的緊縮政策和資本主義的危機。



羅莎·盧森堡依然鼓舞著今天
反抗現實壓迫的人們。



盧森堡對1918年失敗的描述對 當前的情況也是富有教益的：



「社會主義的整個道路上——僅就革命鬥爭而言，鋪滿了純粹的失敗。……我們從歷次『失敗』中吸取歷史經驗、知識、力量、理想主義，要是沒有這些失敗，我們今天會停留在什麼地方？……今天我們正是立足於我們必不可少的那些失敗之上的，每次失敗都是我們的力量和目標明確性的一個部分。……但是這些不可避免的失敗積累起來恰恰是未來的最後勝利的保障。」——《柏林秩序井然》

「明天革命就將『隆隆地再次沖天而起』，
吹著軍號，令你們膽戰心驚地宣告：
我來過，又到了，還將至！」



當我們為更美好的世界而鬥爭時這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活動家便值得我們去銘記.....值得我們去學習。

